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九十九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

宋 王與之 撰

以九兩繫音計邦國之民

鄭康成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連綴也○賈氏曰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解散也

愚案民心無常難合易暌非平時眷戀不忍去必非一人名位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以貴生以利吏以治藪以富足以係民之身師以賢儒以道

足以係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交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亦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形於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此之謂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鄭康成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賈氏曰

即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即州長也

陳君舉曰古者牧伯更代諸侯世襲如周初荊州之牧則蔡仲其後則申伯豫州之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而周公君陳則迭居東郊也漢諸侯王自景武以後若寄居然至唐藩鎮則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其弊始不勝矣

二曰長音掌以貴得民

鄭康成曰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愚案王制云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八州三百六十長自唐虞以來諸侯亦有以長名者鄭氏之説亦未可非也○王昭禹曰下文曰施則于都鄙則曰建其長是也所謂内諸侯也

三曰師以賢得民

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徳行以教民者○黄氏曰師掌教之官鄉大夫師氏保氏也○吕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二名俱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四曰儒以道得民

鄭康成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〇黄氏曰儒學士也通乎其下傳道授業者

愚案師則德成行尊足以表率斯世故得民以賢儒則發明此道以教詔斯世故得民以道

五曰宗以族得民

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其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之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

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薛氏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疎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二貴賤有繁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一族一族如出一家一家如出一人此所以得乎民也○鄭鍔曰大宗則收族故族於喪則必服而冠娶妻者必告其所收者廣雖無服之親亦係屬而不散故以族可以得民

呂氏曰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制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為詐偽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左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巨室蓋巨室大宗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晉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殷之餘民懐姓九宗於晋至春秋見故家猶在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

家所以互相維持相視如一體

六曰主以利得民

王昭禹曰有國者謂之君有家者謂之主然則主者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為長者是也○鄭鍔曰左氏載荀偃卒宣子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杜氏曰大夫稱主是也

鄭康成曰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賈氏曰上思利民左傳季良之辭此謂大夫宣君政教民則采邑之民也

七曰吏以治得民

鄭康成曰小吏在鄉邑者○賈氏曰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以治政得民也○王氏曰凡治民皆謂之吏

八曰友以任得民

鄭康成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耕作者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王昭禹曰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故曰以任得民

九曰藪音叟以富得民

鄭康成曰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

民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王昭禹曰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望諸兖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揚紆并有招餘祁凡皆藪之大者先王之制於大澤大藪則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掌之於中澤中藪則立下士六人以掌之於小澤小藪則立下士三人以掌之數之所在掌之既有其人又有厲以限其妄入有禁以止其非法則其間所生之物充牣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為富故曰以富得民

王氏曰川澤之虞山林之衡皆富得民而獨言藪則舉小以見大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劉執中曰正月之吉陽生陰復其氣始和歲事將興而春令行矣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

賈氏曰自此以下皆謂施前事條也

愚案治邦國都鄙官府之法固是一定不可易者然時移事改豈能無少變處故每歲終必修焉月令季冬有曰是月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修之於歲終而後布之於正

月

王氏詳說曰典法則之所施言邦國都鄙官府而治之所布不言官府者蓋布治者官府之事也施法于官府而有所建立者非官府之事也

乃縣音玄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賈氏曰

鄭知乃縣為建寅月者以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一事也

鄭司農曰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賈氏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

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王昭禹曰必至於挾日者蓋近或知之矣遠者庸有未知焉觀

之挾日則使遠近皆徧知故也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
王氏曰既以治象示人於是乃以所建典法則施于
邦國都鄙官府也
鄭康成曰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
謂八命作牧者○愚案牧說見前九兩一曰下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
一國○王氏詳說曰王制曰天子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是大夫謂之監也梓材曰王啟

監厥亂為民則是諸侯謂之監也蓋商人之制八州八伯使大夫監之雖武王之初亦因商制所以三監監武庚是也成周之制九州九牧下有伯所謂五侯九伯是也九州九牧每牧之下有二伯則十八伯矣二伯分掌九州之牧伯則是有四牧之半為九伯也蓋五侯者舉全數也周既以伯佐牧矣則不復大夫監之也皆立其監者謂諸侯之自監其一國耳

參謂卿三人

○賈氏曰左氏傳杜洩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氏為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禮記檀弓疏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愚案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官屬皆自辟置然後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也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監郡魏晉以下有典籤專以牢制諸侯王為事五代時不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

伍謂

大夫五人〇賈氏曰謂司徒下二大夫一爲司徒大夫一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主司空事一爲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〇禮記檀弓疏曰三卿之下有五少卿爲大夫司徒之下立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事省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之下立小司寇小司空殷衆也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謂府史庶人在官者

鄭鍔曰牧長正皆以建言之如建國建極之建不可得而動揺之意〇史氏曰建者必有冊命告于祖廟監兩貳皆以立言之如有所立不可得而傾仆之意參伍攷皆謂之設

如方設居方之設布而置之之意獨邦國之伍以傅言之蓋大國既設三卿矣五大夫則又附於三卿之下使有所依傅之意○賈氏曰傅者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傅於下受下政傅於上也殿曰陳謂其衆也○史氏曰陳者設張之輔曰置謂賤也○史氏曰置者録存之爵有尊卑辯有輕重以别之耳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殿置其輔

鄭康成曰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命采邑者○賈氏曰典命

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宗伯云六命賜官注云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官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之長惟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鄭并言大夫者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邑其親者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疆地各百里其次疏者與六卿同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其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三百里稍地各二十五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兩謂兩卿也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賈氏曰畿外諸侯南面而尊故得伸而言立三卿天子公卿雖尊以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也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

輔

鄭康成曰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王氏曰正官長也謂之正則以官屬所取正故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王氏曰貳者所以副貳於六官而專達其事之次者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王氏曰攷則攷殷輔之治者也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治於邦國之諸侯以其遠於王而

有君之道故其官致詳而少損於王朝於都鄙之主以其近於王而有純臣之道故其官致畧而少損於邦國官府者六官分職以治事者也是皆王朝之官散而各居其府者也故又略於都鄙其尊卑隆殺不同而官之名亦因以異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賔客之治

賈氏曰皆言以者當别有篇卷使人執持施行之○

鄭康成曰成八成也○賈氏曰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在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禮記云誰能秉國成禮賔禮也

王氏詳說曰官成雖用之於官府然八成所謂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等事無非民事也禮賔雖用之於萬民然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無非國家之賔客也

愚案大臣之職惟講求典法則之所由出其條目付之有司者治來則應之而已故邦國都鄙官府萬民之治皆下一待字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愚案注疏說五帝之名甚誕已於小宗伯辨之

劉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如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戒百官以所當奉祭之事恐其不敬也○王昭禹曰誓者折以言而使信戒者敬其事而使謹○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

劉迎曰具脩者特具之所當脩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脩具○王昭禹曰具則所當集者也脩有所加損者也具之所以致其物脩之所以致其治

鄭鍔曰欲奉祀之人致誠而勿慢必有戒誓焉欲奉祀之物應禮而不闕必有具脩焉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鄭康成曰前所諏之日也○王氏曰記云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

之謂齊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
鄭康成曰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
齋○王昭禹曰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
幽有以達乎鬼神用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
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
吉則不卜可也魯四卜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卜日
既定遂戒戒者所以敕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
及執事眡音視滌直歷反濯直角反

賈氏曰及至也儀禮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王昭禹曰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謂執事蓋及執事之節也○鄭康成曰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

及納亨_{普庚反}贊王牲事

鄭康成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賈氏曰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豚解以腥之以此訖乃納與

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贊王牲事者即卿大夫贊幣一人也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鄭康成曰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賈氏曰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彼牲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賈氏曰冪人疏布冪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也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賈氏曰

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親酌以獻尸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考之大宗伯非惟文之先後與此不同而其事之輕重亦不同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此則曰祀五帝而繼之以卜日豈非五帝之祀為重乎大宗伯曰宿眡滌濯此則曰眡滌濯蓋滌濯之事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至期而眡之豈非以滌濯之事為微乎大宗伯曰省牲鑊此

則曰納亨贊王牲事者盖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是贊其殺牲之事也宗伯則省其鑊而已豈非以贊牲之事為大乎大宗伯曰涖王鬯此則曰贊王幣爵是贊爵而不贊鬯也盖王鬯用之於宗廟此則曰祀五帝則是祭天無祼也豈不以贊爵之重於涖鬯乎大宗伯曰奉王齍此則止於贊牲是贊牲而不贊齍也盖祭祀以牲為大而齍盛次之故小宗伯之職以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辨六齍使六宮之人共

奉之則牲之大於齍也明矣大宰雖不預於奉牲而特預於賛牲豈不以賛牲之重於奉齍乎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此則曰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葢宗伯禮官也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正而名之大宰特嚴重其事而已初無預於正名之事豈非以大宰之職為尊

祀大神示音祇亦如之享許兩反先王亦如之賛王几玉爵

鄭康成曰大神示天地也○賈氏曰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

王昭禹曰凡在天者五帝星辰皆神也故昊天為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示也故澤中之所祭為大示○賈氏曰亦如之者自百官誓戒已下至贊幣皆如祀五帝之禮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鄭康成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賈氏曰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也

大朝直遥反下文同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鄭康成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助王受此四者玉幣諸

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史氏曰束帛加璧玉幣

王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史氏曰來獻也其琛玉獻也

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賈氏曰知立而設几者司几筵云

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向左右玉几是立設几也

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賈氏曰大行人云上公再祼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

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

愚案朝覲會同贊導威儀其大者宗伯之事其細

者司儀行人之職冢宰與君同體鎮撫諸侯乃其道也而下與交際之禮曰大朝覲會同非周家細事所謂坐明堂以朝諸侯昔者武王克商所未舉也成王新立周公攝政則一切舉行之不特五等諸侯咸在八蠻五戎六狄九貉環列而會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也此一代希濶之典故大宰於此不得視為微文末節進而賛之所以成天下之大禮章一王之盛事

大喪賛贈玉含戶暗反玉

鄭康成曰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曰含玉璧琮

王昭禹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王氏曰贈玉含玉大喪之大事贈在含後而先言贈者贈比含尤送終之大者以其禮事之大故亦大宰賛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賈氏曰前已言祀五帝及大神祇祭事戒百官訖此云作大事惟戎事耳鄭引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證此大事是戎事

愚案國家之舉事凡其大者不可不戒飭百官故戒百官則有命命即訓戒之言也大宰贊助王者之出教令若書之多士多方所以誥多士庶邦皆言王若曰是也

王眂治朝則賛聽治眂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愚案聽朝庫門之外臯門之内乃朝士所掌之朝王之所以朝諸侯斷疑獄者在是比治朝則為外鄭以朝于方岳之下非是詳見司士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賔客之小治

鄭康成曰大事决於王小事冢宰專平○薛氏曰說

者謂治之小者八法之治官府八則之治都鄙之類則大宰專而不以佐王然以八法八則論之則官府都鄙之權盡揔乎大宰非小事也以此為小事則何者為大事乎小宰所謂大事則從其長果以何者為大事乎此所謂小事即王眡治朝聽朝之小治前言王眡治朝則賛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盖王者坐廟堂有斧扆以朝諸侯其權甚重其事甚大大宰不敢與其政特賛其聽治而已至朝諸侯之時資糧

之費饔飱幣帛之奉以至出入往來之具皆小治也豈可無以應之故王者眂朝於路門之内冢宰有以聽邦之小治王者眂四方之朝冢宰為之待四方賔客之小治先儒以此為兩事失之○賈氏曰重出冢宰之名擴百官總焉故特云冢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鄭康成曰正正處也○賈氏曰謂正處其所治文書使之先自正其治也○王昭禹曰為將受其會故各會大計也○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

用之計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治行可知矣於是乎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為廢置也歲終平在朔易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制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司農曰三載考績○鄭康成曰事久而聽之大無

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易氏曰歲終之攷覈方嚴則行之以天子之命三歲之攷覈既審則守之以一定之法司會曰以周知四國之治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則廢置之詔王可知也宰夫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則誅賞之責於大宰可知也○王昭禹曰不言詔王則歲終廢置尚以詔王其誅賞可知矣

總論會計

呂氏曰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於其屬入會政致事下至宮正會其行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内宰稽其功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雖醫事之微醫師亦於歲終稽其醫事此各攷於其屬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煩又專設一司會以攷察之司會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

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之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故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致於司會則精詳而稽察可以防其隱蔽矣○孫氏曰周之會計惟司徒司寇先會其屬而其餘悉惟大宰是聽以大宰之尊而親會計之煩何也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凡廢置誅賞必於會計得之詢事考言皆有紀載之實課功計效不參以毀譽之私然後足以勸羣工熙庶績也宗伯司馬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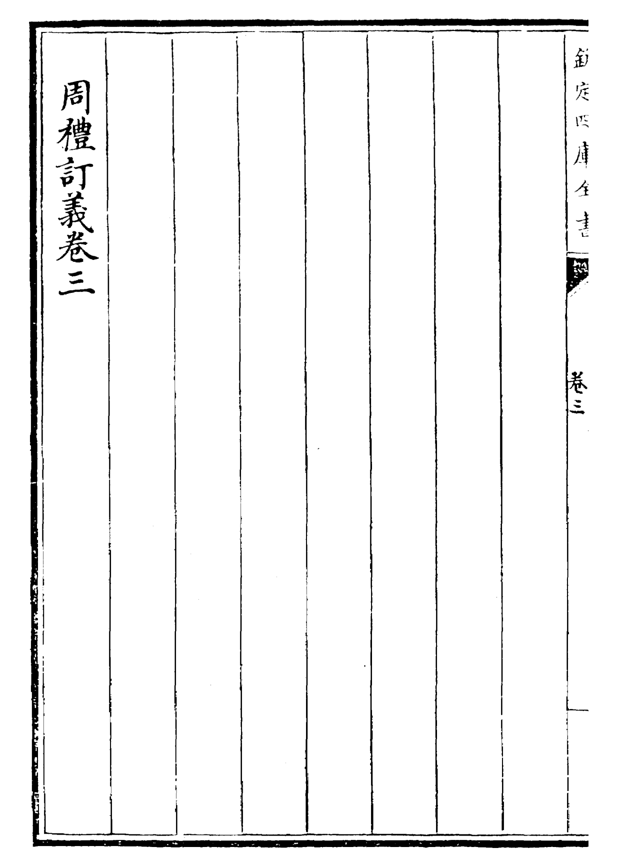
自會其屬何也宗伯掌禮而禮費歸於計財之官司馬掌政而兵賦屬於長民之吏不若刑官獄訟之事教官土地人民之事煩且冗也

王昭禹曰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故至於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孫氏曰昔者平水土教播種開山澤必皆遲之歲月而後有立更歷三代則功成治定玩愒從生在有虞不得不寛而成周不容不舍也

總論大宰

孫氏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為一相之任今大宰不過從事文書法令之間無以別於五官奚取一相哉盖古之論道經邦者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莫非道也故大宰事任之重體貌之尊特加冢宰以別之小治得專聽歳會得專受官刑得專决治令得專出好賜之給於内府者有司可得而共廞置之參乎八柄者有司可得而詔邦國待之均平生

齒賴以經制成周委重一相於斯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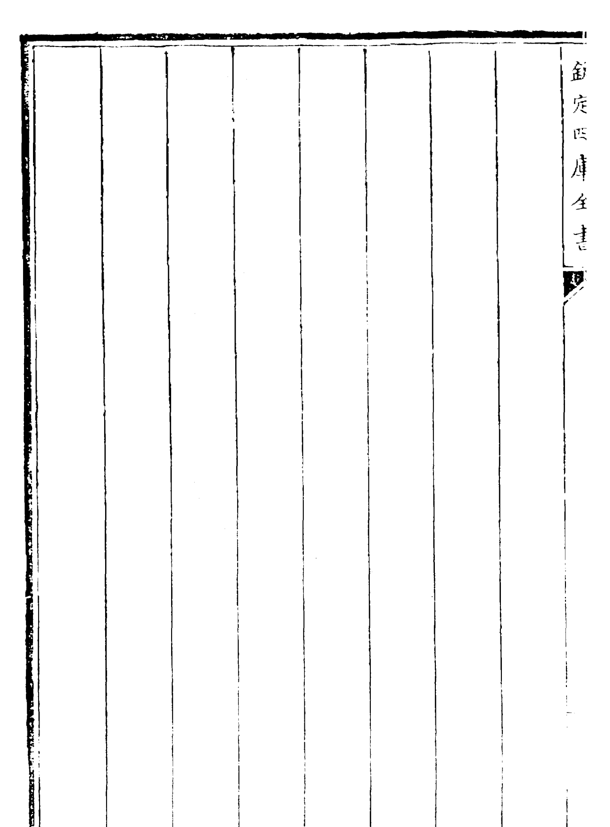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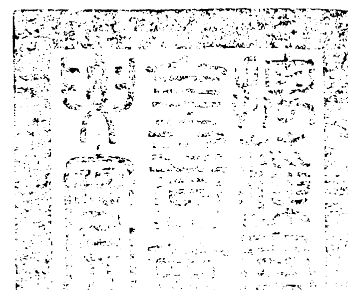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第八頁後五行足以究其典樂之能刊本樂訛禮今改

第十頁前五行故聘覜存問刊本覜訛頫今改

卷三第二頁後五行鄉大夫師氏保氏也刊本鄉訛卿今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親酌以獻尸也刊本尸訛尺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四

宋 王與之 撰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鄭康成曰宮刑在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黄氏曰王宮內外自宮室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嬪婦皆統於大宰而小宰建宮刑以治之○鄭鍔曰攷之於經不見宮刑之目蓋宮中之刑宜隱也觀王族有罪磬于甸人而禮以謂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則王宮之刑宜益加隱可知

禁

王氏詳說曰凡者總之辭凡宮則王宮后宮總在是矣○鄭康成曰糾猶割也察也○鄭鍔曰糾以察其隱匿禁以止其干犯有內宰以憲禁令于北宮而糾其守矣小宰又建宮刑以治其糾禁其孰敢犯之哉○愚案糾以約其慢怠禁以止其邪僻不惟邇臣知所畏而後宮近習亦知所畏此乃先王治內之道

鄭鍔曰周家之制有王宮有后宮后宮則王之北宮王宮則路寢一小寢五是也至尊所居欲其嚴肅必有刑禁以治其政令故使小宰建之然非特治王宮而已凡宮之糾禁皆得以治之蓋欲治其國先齊其

家人君雖正身以齊家茍不用刑以威之則或恃恩而無所畏然齊家用刑則傷恩故使大臣馭之以刑也法在大臣恩在人主家其有不齊乎是刑之建冝使大宰令乃使小宰者豈非大宰論道佐王所以正其身而掌刑以治糾禁近於有司之職非所以尊論道之臣故𢾁然使大宰之貳掌之則察治者豈不尊且嚴哉

陳及之曰太宰於内外事無所不關預小宰宰夫是

其屬官也天官中既有内宰下大夫治王内之政令矣權豈不足以統宫内而又俾小宰之屬預其事何也葢自宰夫以下即叙宫正宫伯二官宫正掌宫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内者宫伯掌貴游子弟宿衛王宫者彼二官皆命士耳權輕不足以壓人望故又俾小宰宰夫總之若内宰特治王内之政令以禮儀教王后夫人及九嬪世婦耳而宫中徒役宿衞之事無所干預也漢制雖有周官遺意以衛尉掌兵衛如周官

宮正之職以光祿勲掌郎從宿衛如周官宮伯之職而大司馬以三公都試郎羽林之屬凡兩宮地城門衛北軍兵屬焉近周制宮正宮伯之權統于小宰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司農曰貳副也○楊氏曰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蓋貳大宰之治也司書則掌其書而已逆邦國都鄙之治則不與焉小宰司會皆中大夫司書則上士則小宰司會非司書之副明矣司書如

令監制敕庫之類○賈氏曰逆迎受勾考之使知功過所在也○鄭鍔曰天下之事及其來也從而受之則順當其未來也先求而受之則逆典法則者治之本也從則治違則亂待其已違之後而亂已生然後攷之不亦晚乎小宰逆而攷之則其攷也在於從違之間於其未至而先鈎考故以逆言之○王氏曰逆者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大宰以典法則待之

劉執中曰大宰施六典八法八則於歲首責邦國官府都鄙以其治者也小宰掌其貳於歲終鈎考其成

以會其治之優劣者也故曰以逆其治焉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王昭禹曰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在大宰司會而其貳在小宰大府故於小宰言執○史氏曰周之邦財所蓄至於不可勝用豈獨冢宰制國用之力小宰固執其法而不變乃能用之不匱也苟執之不固則始均而終必偏始儉而終必侈雖有法將誰與守貢賦之入歲有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

足小宰均之以俾不給則九式不愆於其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則不之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儀矣

楊氏曰大宰以道揆事王其制國用也惟共王之用如羞服匪頒好賜之類皆得以式均節之故曰均節財用通言財用則邦國在其中矣小宰而下有法守者也量貢賦之入均之以應九式之用則與大宰同而所節則邦之用而已所以共王者不得而與也故

以節邦用邦用如祭祀賔客喪紀之類是也司會掌會事而已王及后之服與夫膳禽飲食不會則共王之用者雖多寡之計亦不得而與焉故均節邦之財用而已與小宰之均節亦異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鄭康成曰敘秩次也 ○王氏曰叙叙其倫之先後也 ○呂氏曰左傳作秩以正其官如小宰六叙正羣吏是也秩叙不正其餘皆亂

鄭節卿曰攷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

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治敘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敘內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令作秩敘凡歲時合耦于耡亦行其秩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此則始正其舊敘耳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偽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

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之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此皆周人六敘遷轉之遺意也

鄭鍔曰經言羣吏有自大夫以下言之者有自士以下言之者有總六屬之吏言之者如司會言逆羣吏之治則卿以上非司會可得而逆則自大夫以下言之者也宰夫方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於大夫之下書羣吏則自士以下言之也大宰言大計羣吏

之治與此六敘正羣吏則總六屬之吏以言之也葢大宰所大計者非一官之吏而小宰所正者凡在官府之羣吏也

一曰以敘正其位

王昭禹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固有尊卑也位以德興德以位敘因其人之德有小大而授之以位之尊卑則爵以階而升命以等而進矣。劉執中曰以品秩為敘則位可正矣

二曰以敘進其治

賈氏曰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于上亦先尊後卑也○王氏曰以其位之敘進之進之謂若治目有功進使治凡也

三曰以敘作其事

史氏曰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至於各共其事而不敢怠忽者有敘以作之也○王昭禹曰月有所攷以稽其行之有造成有所會以簡其業之大成此所謂以敘作其事

黃氏曰以敘進其治未嘗不欲其治也又惡其陵節

犯上出位邀功故以叙造之頽靡廢曠不可以不戒也則又以叙而作其事

四曰以叙制其食

王昭禹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而下士之禄與庶人在官者同則食之多寡厚薄固有常數矣以叙制之而先後得其倫則士無素飡而減裂於其職

矣

五曰以敘受其會

賈氏曰歲終進會計文書受之亦先尊後卑也〇王昭禹曰功事財用之計謂之會有以會其治者若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是也有以會其事者若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是也有以會其食者若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是也〇史氏曰非有敘以受之則事之繁夥數之浩穰不得其要領矣

六曰以叙聽其情

鄭康成曰情爭訟之辭也○王氏曰自會以上不得其情而至於訟訟則各以其叙聽之○王昭禹曰不曰聽其訟而曰聽其情聽訟者在於得其情故也

總論

陳君舉曰小宰言六叙在前言六計在後此是考課法中間皆是官府事且尋常人説六叙只作尊卑説殊不知此中有尊卑有先後有緩急以叙正其位是

尊卑治者功狀也謂如今日朝諸侯且先還諸侯奏
功狀其他不変在這裏以叙作其事者謂如今日理
會朝諸侯事則朝諸侯事便在前其他且後今日理
會祭祀便是祭祀事在前其他又後耳制其食亦有
緊慢觑如聽其情雖是一人聽了一人說須是有體
統朝廷上既將六叙去區處百官便有六計去察他
廉也今一人善便察見得他是此善又或有能而不
正者有正而不善辨者各各察他廉廉庶幾天下無遺

材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賈氏曰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也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

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陳君舉曰六官各六十凡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耳○易氏曰聖人法天建官天度竒而不齊聖人亦不如是之拘也

鄭康成曰大事則從其長若庖人内外饔與膳夫共

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宫人掌舍則各為一官也○賈氏曰鄭直舉天官之内其事顯者各言其一也其餘若大府則治藏之長地官司市則地官之長春官大司樂則樂官之長夏官司甲則兵戈盾官之長如此之類甚多不可具陳小事專達若天官亦甚衆不可具言也○史氏曰大事雖略所係則重故當從長小事雖煩所係則輕故當專達○李景齊曰卑而尸大功則勢有所不行尊而尸小功則力有所不及故大事則從其長所以示其有所統一而小事使之專達者則在下者亦得以自盡其才此成周之世所以無曠官無廢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賈氏曰六官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

愚案制為成書則曰典待人而行則曰職六典以書言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百官府不必言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王氏詳說曰平詳於經均詳於紀

黃氏曰平邦國均萬民上之財用不節何可為也故

冢宰制國用

劉氏曰邦國制度由天官以裁處故以節財用為職否則制度崇而力不能供矣○王昭禹曰大宰以道揆之故財欲均用欲節小宰以法守位但謹其出入而已故以節財用而不言均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賔客

王昭禹曰教典之為書教官之為職同於安邦國而已○賈氏曰教典云擾萬民此云寧萬民擾為馴馴

則寧義無異也

王氏曰教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可以寧萬民也○鄭康成曰懷亦安也賔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賈氏曰大司徒有遺人掌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黄氏曰教之以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是故諸侯各述其職而合邦交之好焉其道通乎下故洪範八政七曰賔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又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是之謂懷

劉氏曰邦國人民由地官以安擾故以懷諸侯為職否則人民擾而邦國不寧矣○王昭禹曰中庸九經

亦終於懷諸侯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王氏曰禮典禮職皆以和邦國諧萬民者盖禮者體也體定則禮典之為書禮官之為職不能有所加損也邦國不和則無與事其先王萬民不諧則無與致其禋祀故禮職以和邦國諧萬民而後以事鬼神也

○鄭鍔曰邦國萬民皆已和諧則明而人心悅矣鬼神依人而行先成人然後致力於神斯能以事鬼神也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王昭禹曰政典之為書止於平邦國而已政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服邦國○賈氏曰服由平定使之然則服亦平也均與正義亦一也○王氏詳說曰服詳於平正詳於均

鄭康成曰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黃氏曰軍旅田役貢賦皆司馬政典稼穡財貨馬牛車輦器械之屬聚則公私俱足鄭言職方制貢蓋其一事耳○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為職則兵事興而民力殫矣○王氏曰聚百物以求之邦國萬民而已不能服之正之則其財豈肯供上之所求故政職以服邦國正萬民而後以聚百物也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王昭禹曰刑典刑職皆以詰邦國糾萬民者蓋刑者形也形成也故刑典之為書刑官之為職亦不能加損焉

劉氏曰不以除盜賊為職則刑罰濫而大惡作矣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昭禹曰事典之為書事官之為職同於富邦國而已事典之為書止於生萬民事官之屬推而行之然

後有以養萬民也生則使之蕃息而已未有以相養也

愚案事職多百工事百工飭化八材蠹物則有之何以使百物之能生劉氏曰不以生百物為職則事為廣而八材栝此乃指考工記補亡書言之非古之事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百物雖生於土必四民各安其居地利不失其時然後生長繁殖物物皆遂事職之生百物猶三農之生

九穀所以言於富邦國養萬民之後

總論

葉氏曰六卿九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敘一職之内各有條目使就績用充其所行而三材之道無遺憾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劉迎曰天下之事無大於賔祭凶荒軍旅田役用人最多分職最衆所以有聯事而合治○黄氏曰凡官

府之相關通者聯合之

王昭禹曰八法之官聯以會官治此云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大司徒曰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兩之謂合衆之謂會會官治則所會者衆矣合邦治則所合者官聯與邦治而已

一曰祭祀之聯事

王昭禹曰玉幣牲牢之屬酒醴器皿之類所用者非一官大宰贊玉幣爵而小宰亦贊之大宰眡滌濯而

大宗伯亦宿視之五官供六牲而小宗伯又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小宗伯又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若此類皆祭祀之聯事

二曰賔客之聯事

王眧禹曰大朝覲會同大宰賛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而小宰亦賛凡受幣之事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而大行人亦掌大賔之禮大客之儀大宗伯朝覲會同為上相而小行人於將幣則為承而擯宰夫掌其牢

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陳數而掌客亦掌四方賓客之
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若此類皆賓客之聯事

三曰喪荒之聯事

賈氏曰荒謂年穀不熟○王昭禹曰大喪大宰贊贈
玉含玉而大司徒大喪則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
而治其政令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而小
行人若國凶荒令賙委之若此類皆喪荒之聯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

王昭禹曰古者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長之屬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治其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令萬民之卒伍而亦帥其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大司馬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此類皆軍旅之聯事

五曰田役之聯事

王昭禹曰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作田役大司馬有蒐苗獮狩之事而大役則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若此類皆田役之聯事

六曰斂弛只氏反之聯事

王昭禹曰斂民之財謂之斂弛民之力謂之弛即鄭說言斂則散利可知也言弛則薄征亦可知也大宰掌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所謂斂也

鄉大夫國中貴者之類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亦掌之所謂弛也凡此類皆歛弛之聯事

凡小事皆有聯

王昭禹曰非祭祀賔客喪荒軍旅田役歛弛六者之大事餘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亨人内外饔之類通職聯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皆小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賈氏曰官府中有此八事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而行之以經紀邦國之政治○王貽禹曰事爲之制物爲之防終始皆備其法一定而不可亂是乃謂之成民有爭焉以此聽之故曰經邦治○黃氏曰此即大宰八法官成也八法爲屬職聯成計其目皆在小宰大抵小宰治官府最詳八成所以待萬民之治也事莫繁於此大小宰通職小宰任其繁則大宰所治皆要也其曰經邦治治之所由以立也○劉氏曰八成者民物簿書圖籍之事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

之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為本民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李景齊曰自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而人之要約益嚴誠信益薄聖人豈固欲如是紛紛世變之所趨不得不然周公為周豈不能還斯民於淳朴之域而小宰以八成經邦治若所謂比居簡稽版圖傳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無非切切於簿書惟恐防姦之不容者其待民不既薄矣乎大抵周公制作凡所為纖悉委曲者不獨為一時言實為後世慮也教化之孚者誠不待要約之固而後世誠信之已薄則文籍之可稽猶足以濟治道之窮故雖春秋諸侯闕猶知惡其籍則知簡書之可畏亦足以維持人心周公可謂長慮闕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王昭禹曰上之所施謂之政下之所從謂之役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則政者力政也施政于上而興力于下故謂之政役

鄭司農曰比居謂伍籍也〇王氏曰聽政役者欲知其可任與其施舍者故以比居聽之比謂國比居謂民居以國比正之而不服則又以民居正之以國比正之若後世以五等簿差役也以民居正之若後世以簿差役不服則檢視屋產也〇史氏曰出則有比入則有居以此聽政則力政公以此聽役則力役省民之姦偽不行矣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王昭禹曰師所以用衆田所以簡衆○鄭司農曰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王氏曰簡謂閲而選之稽謂攷而計之簡稽皆有書焉師田者欲知其車徒之所任財器之所出故以簡稽聽之○黄氏曰車徒牛馬器械皆具於此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賈氏曰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為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為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戸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王氏曰欲知人民所屬故以版聽之欲知地域所守故以圖聽之○易氏曰版謂夫家生齒之版圖謂土地風氣之圖既有成法矣欲校登其閭里人民之數則以版圖聽之

四曰聽稱責以傅附別音彼列反

王昭禹曰舉物以就貸爲稱謂貧不足者也責其所償者爲責謂富有餘者也○愚案孟子云又稱貸而益之稱謂舉責也

鄭司農曰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賈氏曰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二段以別之也爭此責者則以傅別券書決之

劉迎曰傅別乃地之券書質劑乃市之平賈朝士之職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此地之有傅也

○王氏曰責有傅其事若令責契立保　又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是別者判書此地之有別也○王氏曰判書稱責之要也別謂人執其一書其所與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以其償責或不能一而足故也　聽地訟以傅別則曲直分矣不然聽稱責以傅別何以繼之聽閭里版圖之後乎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王氏曰禮有數命有等祿位視此以制○鄭康成曰禮之九命之差等○賈氏曰言大宗伯九儀也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

文書聽之也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王氏詳說曰貸而生息謂之稱責貸而不生息謂之取予地官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此所謂取予也又云凡民之貸者與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此所謂稱責也

王昭禹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取予者謂彼有所

取而此有所予也利之所在而爭心存則取予者不可無書契載於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〇王氏曰契謂人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也别也契也皆要也稱責之謂别則其用以别為主取予之謂契則其用以契為主〇黄氏曰書契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則凡闕者皆有此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王昭禹曰商賈之阜通貨賄則不能無賣買先王以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防其有爭心焉故大市所以致信也質其

事者若今市契立見也劑則為要書而已正之以質則其人足以驗也正之以劑則其書足以驗也○賈氏曰桒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云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劵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劵今鄭注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蓋謂前後作二契於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故異於傳別也有人爭此市事者則以質劑聽之

王氏詳說曰傳別背有手書而質劑則無手書鄭氏之說似出臆說亦似近人情夫結繩作而有書契以書契為未足而有質劑以質劑為未足而有傳別取

予輕於賣買賣買輕於稱責此三者所用闕輕重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古外反

鄭司農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王昭禹曰出謂給以用入謂振以藏於財之出入而有治焉小則以月計正之大則以歲會正之如此則財之出入無不當者矣○賈氏曰此出入者正是官內自用物有人爭

此官物者則以要會簿書聽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要之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傅別書契質劑文書之用于民者也○黃氏曰比居簡稽闕 禮庫曰掌在有司而民間得棄據闕 以辨貴賤闕 車旗衣服禮儀皆有節闕 通闕 之闕 傳別書契質劑要會公私皆闕 室馬牛闕 屬取予則以書契買賣則以質劑皆所以通財物也闕 有要會皆所以防抵冒也闕 成闕 言皆有成法其不協于官闕 得行闕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黃氏曰聽謂聽察之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計計其功狀也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所以斷其才等也凡此言者有其一皆可以治故謂之治行弊斷也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愚案廉者猶廉問廉察康成謂六事以廉為本非也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而廉非為善之

主後世貪濁者多始以廉潔為貴周以六計弊吏治先之廉善者問其吏之善否何謂善如詩之淑人君子是也有其善何施而不近厚繼之廉能者問其吏之能否何謂能如孟子之能勝其任也有其能則何事之不立○王昭禹曰能事神人然後可以典禮能諧八音然後可以典樂苟為不能瘝官曠職者衆矣問及於敬則必其恪居官次於心不欺於事不苟而後謂之敬如或怠忽荒散不得而苟容也問及於正必其操履端方闕

勢闕而後謂之正如或起信險膚不得而濫

闕大綱小紀不可亂也作聰明者

或闕以紛更之闕如之何而不問事欲

其辨是是非非不可闕也蔽耳目闕而不

能決則吏之能辨與否又如之何而不問以此六

者闕則羣吏之治可得而斷矣

李景齊曰後世考課之法即小宰六計之遺意也雖

然吏以廉善為上而能次之故六計必以廉善居其

首而以廉能居其次闕廉敬廉正則以其行已之能敬能正也廉法廉辨則以其闕之能守法辨事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鄭康成曰法謂禮法也○易氏曰法式也天下之事不豫則不立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以至軍旅田役喪荒之事凡七者皆國之大事不先具則必有緩不及事之患故平居之際戒其所當為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法掌之而待其事焉戒具戒官有事者所

當共
鄭伯謙曰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
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令九式之中不及朝覲會同
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
獻飲食賔賜飧牽而已此則賔客之式也軍旅田役
之用亦不過幣帛芻秣匪頒工事而已而外府共財
用之幣齎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勲掌賞地宫正頒衣
裘車人矢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類一切皆

有式法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

○王氏詳說曰七事皆六聯也七事不言六聯之斂

弛六聯不言七事之朝覲會同者七事之下所謂共

其財用非斂乎治其施舍非弛乎六聯所言合邦治

而已七事則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財用施舍在朝覲

自為一事會同自為一事賓客自為一事不可比而

同之此又見周公立法之意也

王貽禹曰祭祀所謂吉禮朝覲會同賓客所謂賓禮

軍旅田役所謂軍禮喪荒所謂凶禮也禮有五而此

不及嘉禮者蓋嘉禮有脤膰之禮則祭祀之事也有享燕之禮則賓客之事也然則言祭祀賓客則足以兼嘉禮矣宗伯正掌禮之官故其事詳小宰治官聯事通職而已故其事略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音恭）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〇王昭禹曰祭祀一也朝覲二也會同三也賓客四也與軍旅田役喪荒三者凡七也　施舍不給役者〇賈氏曰即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是也

王氏曰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而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

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王氏詳說曰財用所共自有大府而令之者小宰也施舍所治自有鄉大夫而令之者小宰也○史氏曰於五禮以法繩其要於七事以令總其繁

凡祭祀賛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鄭鍔曰大宰所賛者祀五帝祀大神享先王之時也

小宰凡祭祀皆賛之○賈氏曰大宰祀五帝賛玉幣爵令此又言賛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賛助也○王氏曰祼謂祼而將瓚也○

鄭康成曰將送也○陸氏曰商人尊神交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求諸幽故先祼而求諸隂鄭氏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初受而自祼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尊不祼考之禮於典瑞玉人鬯人則祼先王賔客社稷宗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祼

也○王氏詳說曰祭惟祭宗廟用祼其他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惟秬鬯而已鬱人之職與鬯人異祼用鬱鬯謂以鬱金草實爲而陳之所謂築之而煮之是也鬯人云掌共秬鬯而飾之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則是天地等祀皆有秬鬯但不用鬱爲祼耳

鄭鍔曰祭祀用玉用幣用爵所以見禮神之文祼將之事所以見求神之實王薦玉幣爵而小宰贊之王酌鬱鬯以祼而小宰將之贊則執以授王使薦獻不失其節將則奉以授尸焉大宰無祼將之事其所贊者主祀五帝言之天神不祼也惟人道宗廟有之然

宗廟之祼大宰賛王亦不將送其將者小宰特言祼將之事也

凡賔客賛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賈氏曰凡賔客賛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王昭禹曰大享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先王以祭祀之禮待賔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也○鄭鍔曰凡此言賛皆賛王也考大宗伯之文曰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薦豆籩徹其下乃言大賔客則攝而載

祼蓋后有酌璋瓚祼賔之禮偶不與焉宗伯攝之烏可以此賛祼爲助宗伯受爵謂王受賔客之玉爵受幣謂王受賔客之玉幣凡此二事亦賛王受之先儒以為助大宰非也○王昭禹曰大宰於幣爵之事無所不賛小宰所賛特受幣受爵而已○王氏詳說曰大宰於幣爵言賛不言受此言受又言凡所以見小宰之治其小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賈氏曰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禭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鄭康成曰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禭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賵委之禮○王氏曰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賵委之物也○賈氏曰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得專受之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鄭康成曰主每月之小計也○賈氏曰月計曰要每月之終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

言敘歲計曰會助冢宰受一歲之計也○王昭禹曰日成掌於宰夫月要掌於小宰歲會掌於大宰尊卑詳略之敘歲會正掌以大宰小宰者大宰之貳故贊冢宰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王昭禹曰歲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羣吏治事必有所致以告于上者焉

○鄭康成曰使𪗋歳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賈氏曰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考之故也

大宰於歳終聽其致事小宰則令羣吏致事而已必小宰先令致事然後大宰得以聽之

正歳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曰正歳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賈氏曰大宰以周之正月始和布之天下至此建寅正歳之正月縣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

帥治官之屬及萬民以觀之○吳德方曰鄭康成每以正歲為夏正建寅之月正月之吉為周正建子之月竊以為不然周以建子為正凡事皆用本朝正朔若知有不可行處依前參用前代正朔則不必建子可也經中言歲終即繼之以正歲為建寅則歲終非建亥周家自廢其正朔矣若以歲終為建亥即始終有接續無緣住兩月也正月之吉為周正一歲之始無疑事有非朔日可行故云正歲不拘朔日亦可○愚案此說謂歲終與正歲正月相連不應隔絕固然參以凌人十二月斬冰內宰上春獻種中春始蠶與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見於周幽王仍襲之後月令次序十二月行事見於秦人未改正朔之初曷嘗不以建寅紀月其餘又見大史正歲年說不可不攷

鄭康成曰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

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王昭禹曰垂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徇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猶有犯焉宜刑之所取也常刑官刑也○黄氏曰常刑謂國法掌在司寇

乃退以宫刑憲禁于王宫

王昭禹曰小宰掌建邦之宫刑憲禁于王宫憲謂表而示之使之知禁之所在○賈氏曰凡刑禁皆出秋官令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懸之於宫内

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瀳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此王宮中之百官府也蓋百官有治事於王宮者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為告令使皆知之○鄭康成曰乃猶汝也○王昭禹曰脩乃職令之各脩所治王宮中之職也攷乃法則令攷而奉行之法以避憲禁也待乃事則其事有待王宮之政令焉故也令以聽王命則欲其疾於聽從故也苟有不共則事上

之職怠故告之以國有大刑大刑則非特常刑也故告以大刑以宫刑宜嚴於官府令律宫殿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是意也費誓於馬牛臣妾越逐不復與夫竊馬牛誘臣妾皆誓之以常刑至於峙乃糗糧峙乃芻茭不逮不多則誓以大刑葢事之輕則誓以常刑事之重則誓以大刑與此同○林椅曰不共者先事之戒不正者已事之攷不用法者方事之為

總論小宰

陳君舉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率其職冢宰操其柄而小宰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聽所斃所刑雖非冢宰之所自為而百官之所以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蓋曰嚴冢宰也夫是以君宰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敢易紀律蓋本諸此

周禮訂義卷四